

藏在文字里的甜

丁蕾

看着刚发表到公众号上的学生练笔,我突然吃了一惊,那错别字一目了然。第一次发现时赶忙点击修改,复查时却又揪出一处疏漏。刚摸索做公众号的我,手忙脚乱中竟点了删除键,随着“删除成功”的提示跳出,所有内容瞬间消失。我急忙到草稿箱中去寻原稿,那些文字就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踪迹全无。

一时我心烦意乱,心情别提有多沮丧了。无奈之下,我强打着精神,找回学生的纸质作文本,重新输入、反复校正,直到点击“发表”。老花镜后的眼睛已酸涩发胀,可想起孩子们追着问“老师,这期公众号能看到我的作文吗?”的模样,疲惫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了给每个孩子展示的机会,我变着法子设计与写作活动:组词成段、仿写、改写……有次学完新课,我让孩子们用生字词自由创作,没想到一期公众号竟收录了近二十个孩子的作品,字数达两三千。整整一下午,我都埋首在纸质稿与电脑屏幕之间,语音录入、校对排版。虽然累得肩膀酸痛、脖

颈僵硬,但看着孩子们稚嫩的文字变成了屏幕上工整的段落,想到学生和家长看到公众号之后的喜悦,所有的辛苦都化成了两个字——“值得”。或许,教育就是这样——在琐碎的忙碌中,为孩子们的热爱点亮一盏心灯。

初三时,学生被压力裹挟,而我深知,在这紧绷的日子里,心灵更需要一片栖息之地。于是我发起了小组内的“文字漂流”,大家可长可短自由书写,一个轮回下来,每人每周仅需参与一次。翻开学生的“文字漂流”本,偶尔加以修改或润色,那些鲜活的文字成了我“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时刻:“即使作业再多,也要面带微笑,不能让一件

事坏掉你一天的快乐。当你觉得烦时,去想一下吴某凡,他现在应该比你还烦。”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不由得“扑哧”一笑,疲惫的神经瞬间被这幽默击中,记得当时还迫不及待地分享给了同事。

有时看到学生在本子里你来我往地交锋逗趣,比如:“越突出的小草越容易被踩平,人也像小草一样,越高调越容易被打压。”可另一位学生却唱起了反调:“太矮小的草不被人注意,不经意间会遭到践踏。人也一样,低调容易被忽视。”文字的世界,也是一束火花点燃另一束火花,一个思想碰撞另一个思想。

这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灵光乍现,不正是我在辛苦工作间隙尝到的“甜”吗?一些成绩平平或沉默寡言的孩子,在多样化的写作训练中,也展现出惊人的灵性与创造力。他们用独特的视角,或幽默或灵动的文字,为我疲惫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色彩。

更大的甜蜜是,经过我的点拨指导,看着学生的文字有了华丽的转身。记得有个学生,写创意手工“马赛克花瓶”比赛,但文章只是简单地叙事,没有相应的描写段落。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得奖的‘马赛克花瓶’到底长啥模样,我也想知道啊。你要通过文字,让读者仿佛看到画面。”学生恍然大悟,二稿交上来,我眼前一亮:“中宽上窄的花瓶,从下至上的蓝色渐变,空隙处点上了星星,瓶口边缘无规律的小花为花瓶增加了几分稚气。将做好的一枝红玫瑰插上,整个花瓶便有了点睛之笔。我拿起来一看,整个花瓶就像星空中绽开的花朵,稚嫩又不失典雅。”

一次次与学生的文字相遇,如同开启盲盒般,充满着惊喜,让我在忙碌而辛苦的教学生涯中,发现了不一样的乐趣。即使退了休,重读这些稚嫩的文字,也让我觉得,曾经的俯身与坚守,都在岁月深处酿成了永远的回甘。

读书消暑两相宜

王举芳

今年的夏天比往年炎热,热浪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紧紧笼罩在周身四遭。

这样的时刻,有人躲进空调房,有人奔向凉快的泳池……而我,自有我的消暑妙法。

午后,把自己安置在老藤椅上,身旁的小桌上,一台小风扇不慌不忙迈着旋转的舞步,一杯清纯的代茶饮升腾袅袅热气,一炉艾草香冒着清野的味道,随手翻开一本书,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读他写故乡的食物,那些平淡又美好的家常滋味,瞬间将我拉到某个餐桌前。如他笔下的高邮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那形象生动的描写,让我仿佛亲自品尝到了那诱人的鸭蛋,感受到了那浓郁的香味。读着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那些琐碎而真实的日常,如同山间清澈的溪流,缓缓淌过心间,暑热瞬间淡去了几分。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读李白的《夏日山中》,诗人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悠然自得的模样着实让人羡慕。没有尘世的纷扰,没有日头火辣的炙烤侵袭,只有山林间的清风相伴。闭上眼睛,自己似乎也置身于一片松林之中,山风拂面,松涛阵阵,别有

一番清凉意境。

翻开《瓦尔登湖》,跟着梭罗走进那片恬淡的湖畔森林。湖水清澈见底,映照出天空中洁白的云朵和岸边挺拔的树木。清晨,他在鸟鸣中醒来,推开木屋的门,迎接第一缕阳光;夜晚,他伴着虫鸣入眠,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床上。读着读着,恍惚一瞬,林间那带着草木清香的微风,也轻轻拂上了我的脸颊。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滴晶莹的露水,滋润出我内心一片清新的绿洲。

在书的世界里,有智者的低语,有历史的回响,有对未来的无限遐想。沉浸在书中的情节里,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内心便会变得宁静而平和。这种宁静,就像一场凉津津的雨,润泽着被暑气煮沸的心灵,让我在这炎炎夏日里,保持着一份淡定与从容。

夏日漫长,酷热难当,不妨就以书为扇,轻轻摇出一片清凉世界。在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中,在墨香四溢的氛围里,度过一个惬意惬意的夏日时光。

暑气依然在窗外弥漫,但我的心已凉如止水。与书为伴,读书成了我最好的消暑良方。在文字的海洋中,我惬意地享受那份平静与凉爽,也收获一份独特的夏日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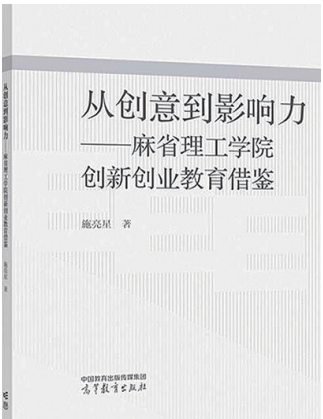
荐读

生活之歌与精神之歌的交响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龙风歌》,共计四十多万字,故事时间跨度长。传统的乡土史诗小说通常被着力渲染甚至被视为核心部分的内容,作者都给简化或者直接隐去了,而是将之置于故事的背面,更注重书写普通的家庭生活。

如何构建创新教育生态



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创新竞逐的时代,如何从校园创意走向社会影响力,是每一所追求卓越的大学必须回答的核心命题。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导施亮星的著作《从创意到影响力: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借鉴》,对此提供了不少洞见。笔者作为一线创业者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者,阅读此书后深感共鸣深受启发。

历史事实与诗性想象的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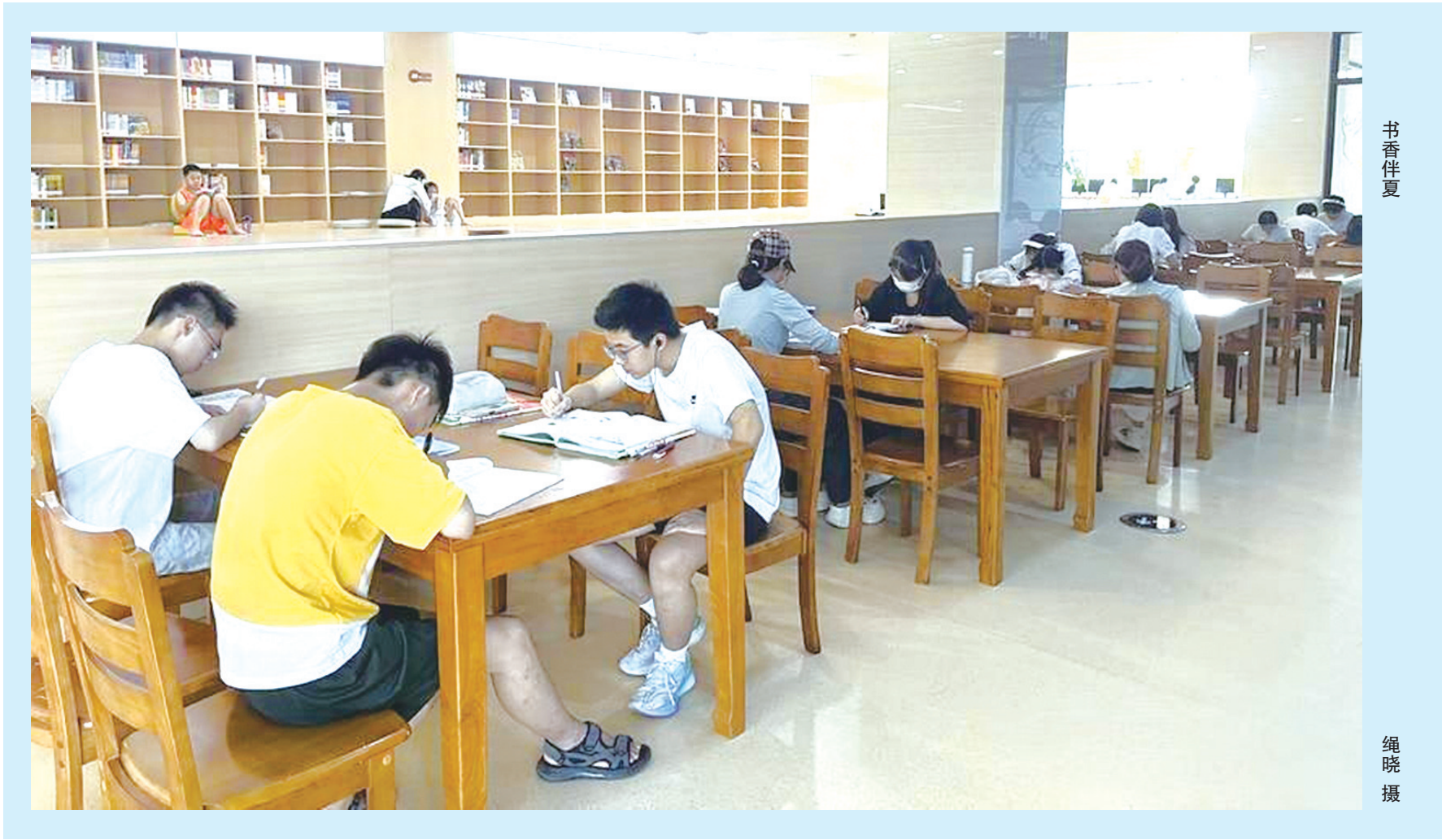


何南的作品《号角》,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书写最早这位音乐巨匠的传奇人生,为新的时代语境下革命英雄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以现代目光打量江南风情



苏迅的小说创作大多关乎玉器和古玩。新近出版的《高手》是近几年来这类小说的集结。创作源于生活。他投身古玩市场多年,获得丰厚的创作资源。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生活对于他的人格性情、艺术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影响。这些基本决定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



书香伴夏

绳晓摄

书评

书写战争中大写的“人”

——读长篇小说《蘸火记》

绳晓

《蘸火记》是山东作家牛余和最新创作的长篇抗战历史小说,讲述了鲁中地区章丘长岭山南麓尚邱英、梁铁峰、卢毓奎率领的三支抗日队伍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小说的名字呼应抗日战争民族叙事的宏大主题,与“战火”谐音,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群像,同时也引出章丘铁匠淬火铸枪、殊死抗战的故事主线,保留章丘铁匠“蘸火”的方言特色,彰显山东乡村景观叙事的地域风格。

小说共计二十四章,开篇引用何苇杭的日记为序言,结尾也巧妙地借助她的日记收梢,这就使得何苇杭具有贯穿全文的角色功能。作为形象立体、性格鲜明的角色人物形象,何苇杭在小说中的主要身份是八路军政委。她在云南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路辗转回到家乡济南进行抗战工作,领导女兵小队完成出色的军事训练,并且在抗日作战中英勇杀敌。她身上具有的阳刚气质,暗合了被战争洪流裹挟下中华民族不屈抗战的集体姿态,这是抗战大背景下个体投身战争的必然选择。不管是“儒匪”梁铁峰和独立旅卢毓奎选择与八路军大队长尚邱英团队合作,还是宋子辉被日军燃烧弹烧焦牺牲,以及何一钜明知有埋伏还坚持套取机密被枪杀,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背景下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也是抗战小说革命宏大叙事的基本英雄类型。

作为小说自始至终出现的核心人物,何苇杭身上还寄托了作家对战争中大写的“人”的价值追问。作者并没有将她部队政委这个角色设定进行扁平化和符号化处理,而是追加了她作为女师大学生、女儿、妹妹、妻子和母亲等多重身份。小说深入挖掘战争背景下她的情感

世界,不管是上学时与尚邱英暗恋的师生情,还是与何一钜的事实婚姻,抑或面对弟弟辈宋子辉热烈追求时的内心选择,都具有革命女性身份之外的思想价值。当何一钜牺牲后,她要独自承受丧夫之痛,还要隐忍悲怆劝说夏侯雪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这种沉潜的内心煎熬在她被日军枪弹打中住院治疗时再次被放大。她所代表的是作者对抗日战争宏大叙事视野下个体情感体验与个人革命记忆的“微观史”书写。这种微观聚焦还体现在何如山、胖厨子、胖夫人和葛茹等人物身上。借助这些角色,作家尝试展现市井百姓在战火硝烟中的个体选择。

小说中多次出现何苇杭站在长岭山上看“金针花”的情节,其中第十二章中她试图劝说邱英与牛子分手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是都喜爱长岭山岩石缝里的金针花吗?我也喜欢,它们跟冷硬的玄武岩搭配得多完美。可在当初岩炭奔涌的时候,别说娇嫩的花花草草,就是参天的乔木,也无可选择地为造山运动作出了牺牲,把自己的心愿许给了冷寂后的岩石。”何苇杭用金针花当例子,给女兵讲“既然在战争中选择了做一名战士,你就必须作出牺牲,包括自由恋爱的权利”的道理,其实同时也在诉说她为了革命而舍弃爱人和孩子的个体牺牲。何苇杭在民族危难之际抛小家顾大家的价值选择,映射了社会各阶层平凡个体在战争中含小利顾大义的心理变化过程,同时也是战火中平凡人逐渐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新生过程,正如何苇杭在日记中所写:“在天下之至阴至柔与至阳至刚的缠斗中,锻件浴火重生,刚强与柔韧融为一体,生命铸入魂魄——我们的

长岭山抗战就是这样一场以鲜血为介质的青春淬火。”

《蘸火记》的叙事主线是章丘铁匠何一钜、任先生、张先生等人配合长岭山抗日武装铸枪抗战的热血故事。小说离不开铁匠淬火的打造技艺,而书名之所以用“蘸火”而不是“淬火”,作者开篇就借助《何苇杭日记》交代了缘由:“章丘是铁匠的发源地,队伍里那些赤兵亦匠的军械师都把淬火叫作‘蘸火’,我觉得用这个章丘方言词描摹这一锻造工艺,实在更能传其精神。”作为一部抗战历史小说,《蘸火记》的一个鲜明特色是运用大量具有标识性的山东地域文化符号,构建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山东地域文化景观。

作为山东籍本土作家,作者选取他熟悉的鲁中地区济南市章丘区作为《蘸火记》中抗战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间,尝试借助地方叙事重写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为了强化这种地方性视野,他批量使用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俚语与节庆风俗,尽可能全面地还原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沂蒙精神”的历史生成场域。小说中大量使用山东方言俗语,比如“黑狗子”“方杈子”“高粱煎饼”“嫩棒槌子”“麻杆子雨”等称谓,还有“挂牵”“兜毡”“窝憋”“合该”“贼歪”“嚼咕”“振搭振搭”“心里熨帖”等动词,以及“狗袜子没有个反正”“萝卜不长在背(辈)上”“卤水点了豆腐”等歇后语,生动再现了山东人民淳朴诚实又略带憨厚的品行特征。小说还出现了具有指涉性质的文化地标与场景描绘,比如“捣捣崖”“石峪寺”“明水城”“芙蓉街”等具有济南公共文化空间性质的街道社区名称,同时出现“曲星河抖一抖,长岭山就动一动”的

乡村故事传说,这些都是尚邱英口中的“民间伦理、世道人心”,指向一种集体记忆或民间传说。

集体记忆或者民间传说是“沉在民众潜意识深处的一种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人生态度”的具象呈现,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能在言语中传递并巩固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和民族情感。作者尝试破解乡村景观叙事对革命叙事的视野限制,所以有意深化“曲星河”民间传说故事的时间向度。小说第三章写宋子辉“仰脸看着头顶上弯弯曲曲的曲星河”,引发尚邱英和何苇杭对“曲星河”民间说法的讨论,由此引出何苇杭和夏侯雪对长岭村关于“所谓的文曲星、武曲星死后,都升上曲星河变成白星星、红星星”传说的质疑。但是当第十八章鼓手老张头在何一钜和梁铁峰的葬礼上说:“死去的两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是要上曲星河的星宿。”此时的曲星河成为何苇杭与夏侯雪思念亡夫的寄托,也承载何一钜、梁铁峰等人的抗日“英雄梦”。直到1962年,作者在《何苇杭日记》里写何苇杭带着革命后代重回故地为何一钜上坟时,不由自主地重新讲起长岭村关于曲星河的传说。冥冥之中,曲星河作为长岭山铁匠和革命先烈英勇抗日的见证者,它的传说也将借助何苇杭这个革命亲历者的“中介”作用,在年轻的革命后代中获得历史传承和代际传递。

总的来说,作者对战争背景下大写的“人”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寻,以及对宏大革命叙事的地方性视野的有益尝试,是山东作家对当代抗战历史小说的积极贡献,也是当代作家对中国叙事逻辑路径的有效实践。